

中国军事写作学会文学作品系列丛书

故鄉情思

邓强国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军事写作学会文学作品系列

故鄉情思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乡情思/邓强国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306 - 5730 - 0

I. ①故…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40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 tpt. fj. cn

<http://www. bhpublish. com. 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640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 - 7000 册 定价:62.00 元

前 言

军人的故乡超越地域，军人的情思饱含忠诚。

我以为军人的故乡，既是生长居住过的地方，也是部队军营；既是铁打的营盘，也是部队执行任务时的旷野和帐篷；既是部队行动时的区域，也是军人单独执行任务时的点、线、面。

我赞同把军人生、长、入伍前的居住地谓之第一故乡，把军人在部队驻地及执行任务时可以辐射到的地点称为第二故乡；所不同的是，我还把军人单独执行任务或其他行动时的地方和驻足点叫做第三故乡。我试着提出军人第三故乡的观点，旨在把军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战线和范围勾划清晰，还以本来面目。

我感到军人在故乡，无论是一身戎装保家卫国、服务人民的壮举，还是脱下军装投入社会、从事国家建设的事业，都是一部续写不尽、歌颂不完的英雄赞歌。

我从桂溪河畔金钟寨脚下的家乡穿上军装，同战友们一起到万里之外的部队服役，后又跨省区调动过几个单位，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我所熟知的那些首长和战友们，无不是按我军宗旨在故乡永远闪闪发光，释放热量。《故乡情思》力图把英雄群体中那些挑战困难、挑战生死、挑战对手、挑战自我，造福人民，以及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极具代表性的点点滴滴献给大家，旨在采撷历史溅起的浪花，铭刻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和光辉业绩，以利光荣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邓强国

2010年8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50
第四章	64
第五章	104
第六章	116
第七章	149
第八章	211
第九章	227
第十章	254
第十一章	286
第十二章	318
第十三章	354
第十四章	375
第十五章	389
第十六章	419
第十七章	440

第一章

正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时，刘歌祥将军率团完成京津地区考察后，又乘机直抵天府之国。刘光伟、江绍目、李晓龙、邱长江等战友闻讯赶到机场接应。老首长与老部下久别重逢，总少不了仔细端详和嘘寒问暖。刘光伟调集了高档越野车，按大家的意愿，准备送老首长的考察团先去有名的风景区，而后再到其他地点考察，却被刘歌祥谢绝了，他出人意料地提出，要去37年前接过兵的桑城和古镇，看看这些年发生的巨变。

刘光伟立即与驻省城部队的聂刚取得联系，让其协调军方予以保障。聂兴平、陈龙海参与协调，瞬时军车齐备，赋闲省城的聂兴林、谢万宾被专门请来介绍考察地的历史渊源、人文景观。陈新敏、王淑琴、吴通昕医生随伴保障，刘旭、陈新海参与全程保障。

刘歌祥劝回了豪华轿车，只留了面包车，在车上，战友们跟老首长的心里话还没说够，江绍目劝战友们暂停汇报，尽量让老首长多了解一些考察地的情况。此时，聂兴林和谢万宾便轮番介绍桑城和古镇的情况。刘歌祥及考察团的领导得知，从省城南行东跨137公里，便可踏上沱江与涪江分水岭神奇的土地。这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物产丰富，气候宜人，风景如画，引无数仁人志士乐此不疲地前来调研考察，可谓实至名归。这里的人勤劳朴实，积极传承文明，发展特色，创造奇迹，令人敬佩。这里物华天宝，民风淳朴，百业兴旺，商贸繁荣。这里水土滋物养人，是全国商品粮、柑橘、生猪、优质茧基地县和秸秆养羊示范县，黑山羊家家户户都养，丝绸和轻型家电、中药材、挂面、名小吃、天池藕粉和竹编等特产中外驰名。从古到今引来了无数富商巨贾考察购物，同时来此游览名胜古迹的客人，被此地如画风景、价廉物美所吸引，来过的人都为这里人文历史的厚重而惊异！人们因乐而至，至而常乐。

这里人杰地灵。自唐代建县以来，在这片热土上生活打拼了1400多年的桑城人，为全县、为全省，乃至为国家的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地劳碌奉献。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前赴后继。宋代理学鼻祖陈抟，一代名相寇准曾留足迹；文韬武略的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陈毅元帅诞生在桑城劳动乡；孙中山先生大本营秘书长、大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也诞生在这里；英勇善战的红军第四师师长叶镛，上甘岭战役战斗英雄郭隆凯和中印自卫反击战滚雷英雄罗光燮，著名爱国华侨吴仲良先生都降生在这片热土上。先辈的英名与事迹充分显现了桑城人文历史的厚



重与绵长。

这里因适宜种桑养蚕，人们又把县城叫做“桑城”，桑城与周边邻县的不同点在于，凡是田边地头、公路两旁种植桑树的必是桑城县境，凡是种其它树木和经济作物的，则是异地地带。

刚出省城一会儿，考察团的车辆在收费站出口被施毅、王永才、施尚贵、卢乾登等部下接上，他们请刘歌祥将军和考察团的领导先在简州落脚，待考察了三岔湖水产、旅游、生态示范基地后再去桑城，刘歌祥要了有关简州的情况介绍资料，答应另作安排。

因高速公路通畅，考察团不知不觉就到了桑城，县领导和丁念雄、宋良章、黄德华、李庆华、欧中正、杨虎林和杨桂莲、聂兴群、成家英、杨桂芳以及聂自锋、宋际霞、陈保庆、聂天淑四位老人早就等候在帅乡广场。刘歌祥谢绝了官方接待，但书记、县长还是委派曾经是军人的李泽军副县长当向导，参观陈毅纪念馆和陈毅故居，他们一日三餐吃小吃，人均6块钱吃饱还舒服。驱车去古镇时，刘歌祥他们一上车，聂兴林继续解说。

考察团的领导听了聂兴林、谢万宾的情况介绍，很有兴趣地问了不少问题，刘光伟、黄德华他们都做了解答。刘歌祥很委婉地让他们把古镇的情况介绍得更详细一些。刘光伟说：“他俩是古镇人，对古镇的历史很了解，又是古镇发展变化的见证人，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聂兴林他们继续介绍，刘光伟、江绍目偶尔也作些补充，使情况介绍更加丰富翔实。

考察团的车刚可看见金钟寨，聂兴林就讲起了古镇的过去。古镇位于桑城西南15公里的金钟寨南侧，很早以前，这里是安岳驯龙、资中蔡家、资阳丹山、小院等地步行到省城的捷径。古镇坐北朝南，依山傍水，母亲河两岸桂树成林，香气袭人，河水四季清澈，绕镇东来西去，两岸古柏三人牵手不能环抱，状若伞塔的阔叶黄桷树，点缀在古镇庙宇、庭院和显著的台地上。过去，过往客商尽管距自己的家不远，但多喜在此落脚住宿，自然就于清乾隆初年形成场镇，初名“毛店子”。又因以古镇为中心的地域内人们喜欢植桂，时值八月金桂飘香，尤以金钟寨山脚的桂花坪为植桂集中地带，“金钟桂坪”成为康熙年间吴氏启祖入川营造的坟地配景。此后桂花飘香，人才辈出，金钟桂坪和桂花坟也相继出名。“毛店子”被命名为桂林镇，环镇西去的母亲河，也被命名为桂溪河。在桂溪河上，先后修起了油坊桥、桥墩子漫水坝、青杠林桥、团灯坝桥和窑厂拦河水坝，沟通了桂溪河两岸的交通，此后，人们向古镇汇集更加便捷。

刘歌祥一行站在草市垭口环视，对这里的风景赞叹不已，隔稻田相望有拔地而起雄伟的金钟寨。碉堡坡与金钟寨隔沟相望。据传，闹红灯教时，乡丁们在两座山上均构筑了碉堡，长期盘踞对峙，力图各自安宁。眼下，碉堡坡被层层良田拥托，活像身穿铠甲护卫古镇的壮士。

刘歌祥指着草市垭口旁的民居地说：“过去，这里是八角亭，我专门登上去观赏过

古镇全貌，可惜这一景观没有了。”

谢万宾补充道：“不仅八角亭没了，还有很多奇妙的古建筑都被毁坏了。”

聂兴林说：“古镇人多少年来最遗憾的就是丢失了这些传统文化精华。既然首长专程来考察，还请到每个景点去看一看。”

刘歌祥只点头而没说什么。向导介绍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听清，脑海里浮现出37年前的所见所闻。当时，这些古迹虽被砸烂了，但楼、堂、厅、阁的断壁残墙他都逐一看过。眼下，尽管这些实物已不复存在，但他脑海里的记忆却又被翻腾出来了。

草市垭口旁是八角亭，登上八角亭俯瞰，古镇风貌尽收眼底，古迹与居民区浑然一体。三圣宫、帝主宫、万寿宫、黔蜀宫、禹王宫和吴家祠堂、观音堂、土地庙等建筑十分考究，古朴奇特，自成院落体系，周边封闭，大门坚固，石狮旁立，典雅中透出威严。各宫均为步步高趋势。舞台和正殿支撑雄伟建筑的均为两人还不能环抱的木柱。各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墙壁和天花板均为柏木板镶成，满目尽是山水、花鸟、达官贵人与仕女的图画。到此胜地，有如入仙境的感觉。所有窗户均由能工巧匠雕刻组合而成，舞台檐口为巨型浮雕，以将帅士卒征战疆场，侠客义士行侠仗义为题材，把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与高超的建筑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令后世工匠自愧不如。

金钟寨像一口钟鼎，置于左家湾、窑场湾、高屋基、桂花坪、谢家场伙之间的田沟里，三面环水田，一面靠山坡，拔地而起，高大雄伟，山势险峻，上山只有三条羊肠小道，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周边坡度均等，呈等齐斜面，从沟底爬上寨顶墙脚无不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寨门是进入寨顶的唯一通道，常人如果不借助云梯，则无法攀上寨顶。寨顶有一高出寨院的小丘，在小丘上可远眺四周，起到了瞭望塔作用。寨院里士兵可以操练，空闲地可种小菜。山丘旁有一深井，因长久不用，多年失修，杂物坠入和坍塌，枯井早已被填满。深井旁有一宽大凹地，既可屯兵、储粮，又可供长期据守。

金钟寨被果树、柏树、植被完全覆盖，与碉堡遥遥相呼应，是古镇北部坚强的依托，与古镇南侧的桂溪河形成前有照、后有靠典型的风水宝地景观，古镇人文风韵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令人留连忘返。碉堡坡，虽无金钟寨高大险峻，但据守此地，古镇北大门就有安全保证，同时，将对左家湾、染坊湾、高屋基、窑场湾、桂花坪方向起到牵制作用，是古镇的前哨阵地。新中国成立后，碉堡坡被开垦成梯田，春季的油菜花和秋季的棉花，把碉堡坡点缀成金、银坡，成为古镇人的“摇钱树”。

古镇“五宫两堂一庙一亭”，皆为古人文化素养的展现，每个场景又独具风格。

禹王宫下拜亭前两株双人合抱的金银桂，枝繁叶茂，状如雨伞，四季常青，金秋时节，繁花似锦，香气袭人。更奇特的是树身不变，树冠却由乔木变为灌木，是举世罕见的变异古树。禹王宫大门外是一对彩色石狮，门前有两棵大黄桢树，日不见阳光，雨不湿地皮。无数条蛇在厚实的黄桢树枝叶上嬉戏如履平地，树冠把禹王宫遮蔽得严严实实。禹王宫做镇中学时，聂兴林、谢万宾、杨先碧、汪道学、吴其江、吴通炳、吴道孝等人在这里攻读过文化课，这里是他们后来功成名就的发祥地。唐玉冰老师把



语文课中《我的农村十年》解析得栩栩如生，将鲜活的天津宝坻县下乡知青邢燕子战天斗地的壮观场面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大家受到教益。他又从命题作文中挑选范文，用地道的方言朗读给大家听，弟子们张嘴闭目，摇头晃脑，被妙笔生花的文采陶醉着。笔名柳松的唐玉冰，书法作品颇具柳体风韵，受书法高手陈秉镒夸赞。

万寿宫与禹王宫隔小溪相望，所有墙砖均为青灰色，每块砖上均有“万寿宫”楷体阳文字样。大门内侧的露天条形天井，使宽大的舞台采光良好。舞台前露天场院是供人烧香拜佛、观赏古戏的场所。香樟、古柏植于场院四周，侧殿被掩映在树荫中。过去，郎中们在侧殿为求医者号脉治病，据说凡来宫烧香拜佛和求医者，有求必应，十分灵验，均能带病体而至，消灾化疾而去，因而引得香客施主、善男信女焚香朝拜，趋之若鹜。

万寿宫做镇小学时，三好学生、乒乓球冠军和经常受老师表扬的王亚军、刘国琼、雷华勇、李辉白、欧琼辉、郎婷君、陈善菊、聂兴群、邓强淑、杨光淑、杨素华、吴德君、李道淑、尹华贵、吴道颖、彭泽安、唐志超等人，均在此地接受过黄朝禄、余云忠、邓智雄、吴应才等老师的谆谆教诲。

帝主宫位于八角亭东南侧谷地里，虽与万寿宫和三圣宫相邻，但均因山背阻隔，难以相互观览。加之宫内桂花树环植，宫外古柏、黄桷树掩映，俨然一副世外桃源气派。帝主宫是富人往来休闲静养之所，因而建筑更有气势，宽正面，大纵深，柱粗梁大，格局布设更为精细。当年刘歌祥到帝主宫参观时，宫院四周均建成烘烤花生的炕，三架木质榨油器昼夜不停地榨油，宫内一派油坊气象。

三圣宫位于古镇西端，建于清嘉庆年间，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中供奉有观世音、大势至、南无阿弥陀佛佛家三圣。三圣宫是三重顶的门楼及宫墙相结合的建筑。翘檐挂有铜铃，瑞兽压脊，双狮护门，给人以入佛地即得福瑞的感受。人民政府把三圣宫做过区公所、乡公所和公社所在地。

黔蜀宫位于八角亭南侧谷地，呈一门关闭状态，宫门向南正对中横街的新街子，从正街进入新街子，再拾级而上便可抵达。黔蜀宫有宫门、正殿、舞台、侧殿之分，宫内桂花、樟树、古柏居多。宫内建筑宏伟考究，古时候，人们有难便去宫里烧香膜拜。后来，这儿改成了公社粮站。那年接兵时，刘歌祥在粮站院内，还制止了一起恶人殴打无辜群众事件。

位于桂溪河北岸的禹王塔，石结构，用于供奉禹王，塔体上刻有“文敷于四海，天赐之九畴”和“湖南馆建”等遒劲有力的楷书石刻字样，是禹王宫与万寿宫之间的一个亮点建筑。

吴家祠堂位于三圣宫北侧半坡上，是吴氏家族首领议事要地，也是吴氏家族处理家族要事的地点，祠堂依坡而建，步步高态势，昭示了吴氏家族兴旺发达。

观音堂位于古镇下横街西侧，南向洗铺塘河，背靠青杠林坡。慈祥的观音菩萨避开喧闹的古镇，在这里为人们观沉浮炎凉，送平安吉祥。久婚不育的妇女常来这里烧香叩拜，乞求观音菩萨早送贵子。

土地庙位于下横街入街处，昭示人们出街下地可以五谷丰登，入街赶场可享如入胜境之乐。丰收年景和旱涝灾害时，人们都来此烧纸感恩和祈求免灾。

古镇街区位于桂溪河北岸，一条主街贯通东西，三条横街形成主街与古镇外的通道，确保赶集人聚散自如。主街把古镇一分为二，街道两侧为一步台阶的宽大廊檐，三人可在廊檐并行，人们在此活动不受日晒雨淋。街面是清一色的厚石板搭建而成，石板街下是深深的排污通道，偶遇洪灾杂物堵塞，人们可持工具下去，直立行走，予以清除。青石板街面一年四季干爽清洁。

桂溪河上自窑厂河，下至桥蹬子河段自古以来是古镇人的饮水河。古人为了防污染、抗疾病，特立乡规民约：饮水河段不准在河岸杀鸡鸭，洗肚肠，洗衣，洗澡，饲鸭鹅，违者视情处以警告、示众，并负责抓住下一例违者，方可退出惩戒。古镇人自觉遵守，主动环保，桂溪河碧波如镜，水清见底，路人行至掬水便喝，清甜可口，因而饮桂溪河水的人都健康长寿。桂溪河水状若一面镜子，凡来古镇赶集的大姑娘、小媳妇进街前，都要蹲在河岸石阶上照着水面，左瞧瞧，右看看，如果头发乱了，就复梳一遍，并取备好的小油瓶，将适量的清油轻轻抹在头发上。瞬时，秀发不仅柔软，而且光亮，更显出她们精神、漂亮、柔美。在没有洗衣机的年代，妇女们在桥墩子下游洗衣，个个穿着染花布衣，她们将脏衣服从竹篮取出过水，几经揉搓便放入草木灰水中，再搓几遍便在河水中荡去污水，用皂角把领口、衣袖抹一抹，搓好后再用木棒捶衣。河道蜿蜒，清水潺潺，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妇一字排开，有说有笑，让人觉得看洗衣、听女人们的说笑声音也是一种享受。

刘歌祥和考察团的领导从桥蹬子步行至桂溪河南岸，回头向北眺望，古镇青一色的瓦房还能保存至今，脸上露出了一丝笑靥，当他不停地转身眺望，却再也找不到37年前在这个站立点能看到的另外四个各具特色的高大建筑时，心里一紧，脸上的笑容收敛得干干净净，神情突然严肃起来。谢万宾继续向考察团介绍情况。

1947年，著名学者、诗人、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回县参加国大代表选举，专程到古镇考察，还特意品尝了桂溪河特产无刺鱼。先生被鲜美无比，举世无双的特产所感动，欣然把他随身带来的早年书法作品“桂溪”，献给古镇人，古镇人当即将这两个字镌刻在油坊桥下游桂溪河南岸的石壁上，至今“桂溪”字样还清晰可见。

古镇是集农、林、副、渔、蚕于一体多种经营的富饶地域。从古至解放初期，几乎各村都有“制盐场伙”。盐工们在田沟、坡坎的盐车处，将盐水从盐井里提取出来，一担又一担地挑回“场伙”，入锅烧制，分开食盐和卤水，白净的食盐上市交易，卤水则用来点豆腐。

古人在没有现代探测工具的情况下，能探清地下几十到百米深是否有盐水。只要弄清地下有盐水，便制作打井车开始打井，一节又一节比碗还粗的楠竹被压进井眼里，到一定的深度便有了盐水。打井车完成使命后，又变成了盐水提取车。

三指宽的楠竹片一根根地连接起来，盘在盐车轱辘上，人们把一根毛竹的所有竹结打通，在根部安上铸铁头，铸铁头上方开一个孔，里面设一块厚牛皮阀门，它便成



了可从井提取盐水的容器。竿头与盘在盐车上的楠竹片相连接。平常这根毛竹是置于盐车旁的，需提取盐水时，盐工便把毛竹置于盐井口，手持刹车，慢慢放下毛竹到井底，盐工脚踏盐车，将毛竹提起几尺高，又松脚使毛竹快速冲击到井底，在冲击过程中，井下盐水的压力推开牛皮阀门，盐水便涌进竹竿内，盐工通过脚上分量，知道盐水已注满毛竹时，两脚用力踩盐车轴上的坨，楠竹片被一点一点地卷上轱辘的同时，装满盐水的毛竹被卷扬上来，当毛竹竿铸铁头上升到地面，绿黄色的盐水急速流进木桶，这根毛竹恰好是一担盐水，就这样盐工把盐水挑回“场伙”供制盐工浇盐。

老支书庞贵廷一家就住在左家湾东南侧的“场伙”北侧，他三个儿子，庞云华在省城钢铁厂当工人，庞云忠、庞云德都在“场伙”烧过盐。

江绍目指着河岸、田埂和土坎边，介绍了这里以前有不少盐井，自从盐业生产发达了，由国家统一管理后，地面的盐车才被撤了，盐井也被填封了。

各村寨、沟湾均有堰塘，堰塘涝时蓄水，旱时可以水缓解旱情，堰塘还可栽藕养鱼，从藕芽钻出水面形成伞状荷叶开始，人们走近堰埂便能闻到荷叶特有的清香。雨天荷叶接住的雨水像水银一样亮晶晶的，在荷叶里荡来晃去，直至承受不了时，荷叶一勾头，水银般的雨水被倒进堰塘里。荷花还是花蕾时，像少女一样亭亭玉立于荷叶之间，粉红和雪白的花瓣开放时，是荷塘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期。农民能根据荷叶荷花的长势，预测到莲子和藕的收成状况。文人墨客触景生情，诗兴大发，纷纷都把这里仙境赞美一番。

刘歌祥站在荷塘边很有兴致地说：“难怪有人说，‘得山水情其人多寿，饶诗书气有子必贤’哟，在古镇这块风水宝地上生活，人们肯定健康长寿，千秋万代必是贤良。”

大家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聂兴林接着介绍有关情况。

秋季荷花凋谢，荷叶枯黄，标志着藕已成熟，进入冬季满塘残荷，秆软不支，深褐色荷叶泡入水中，人们冒着严寒放水抠藕、捕鱼。抠藕是技术活，专由藕匠实施，藕匠不仅能保证质量，还能来为来年留好种藕。没抠藕时，大人是不允许小孩下塘抓鱼的，以免踩断泥中的藕，影响产量和质量。

抠出的好藕被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质量稍差的就在岸上加工藕粉。县城“天池藕塘”的藕举世闻名，只有几亩藕塘的藕全制成藕粉，古时作为皇宫的贡品。在寸土寸金的当今，“天池藕塘”被修建一新，优质藕生长在池中，身价是普通藕的几十倍。藕炒食脆甜，炖吃粉绵，吃藕和藕粉都清心润肺、顺气排郁，是上等的滋补佳品。常食藕粉的古镇老人，面色红润，耳聪目明，腿脚利索，精神抖擞，健康长寿。

古镇还有酱园调味加工店，可口的各类豆瓣酱、豆豉、酱油、醋都出自这里，由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被谢昌玉继承，她把佐料生意做得很红火。现在，复员军人王志勇做的是调味品生意，全国不少省区都有他的代理商。

各村镇都有制酒作坊，高粱、小麦、糯米、玉米、红苕等均可制酒，丰收时家家都能扶得醉人回。

古人在河流和溪口安上“筒车”，水注入竹筒时，水对固定在“筒车”轱辘上的竹筒形成冲击力，使“筒车”转动，并将竹筒装满的水倒入车体上方的水池，再流向水渠，“筒车”不停地转动，既长期浇灌了上游的农作物，又节省了劳力，是勤劳智慧的古镇人解放生产力的见证。黄德华说：“现在有抽水机了，筒车消逝多年后，现又建起，成为靓丽的风景。”

考察团顺着田间大路离开古镇已经很远了，刘光伟劝老首长回古镇休息，刘歌祥说：“此情此景已令人陶醉，哪还有疲劳、饥饿的感觉，请把这里的习俗、气候等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光伟委托聂兴林按首长的要求继续介绍。他把古镇几十年前的情况做了介绍。

过去的隆冬时节，只要是晴天，必有大雾，能见度很低，中午时太阳才能破雾探头，下午劳动的人们还没回家，却又被锁进雾中，人们有如入仙境的感受。刚解放的人们，有了自己的房屋、土地和柴山草坡，古镇人民挑塘泥上山改良土壤，积肥备耕，青壮年人拼命干着地里的活儿。老年人和儿童提着粪箕，冒严寒，踏冰霜、爬坡下沟、走村过岭去拾粪。人们只要见到拾粪的老头儿或小孩，就会在上风方向背对拾粪者屏住呼吸，让其过去或自个快速通过。因为狗屎那种奇臭味是狗进食质量好的证明，凡吃粮啃骨头的狗，拉屎特臭。人们常说：“辛苦劳动图个狗屎臭。”

李家湾的李少林老大爷，一年四季都起早拾粪，他翻山越岭，过沟串村，熟知狗习惯拉屎的地点，因此，他总是捷足先登，当一只粪箕盛不下时，他总是挑两只粪箕拾粪。另有一群七、八岁的小男孩早晨也拾粪，起初没摸清规律，总是扑空少有收获。当他们有说有笑地靠拢李大爷讨教时，李少林却只笑不说。小伙伴们商量好后，天没亮就蹲到李家后院，只要李少林咳嗽出门，挑着粪箕上路，小伙伴便悄悄尾随而去。他们发现了李老头能拾到好粪的秘密后，每天都起得比李少林更早，待他们把粪箕拾满，偷偷潜在黄桷树垭口、土坎枯草丛中，见李大爷高兴而至，败兴而返时，便一拥而出，大声惊呼吓得李少林四处张望。然而却高兴地说：“你们这些机灵鬼，我就知道是你们抬走了臭狗屎！”然后老少同乐一会儿，便各自回家去了。年轻妇女随男人到地里干活，老妇在家煮饭、干家务、搞饲养。属于自家柴山草坡的柴火，被砍下挑回家，妇女们要把这些柴草挽成可以填进灶膛的柴把，大约三十多个柴把为一捆，被码在房后屋檐下。属于自家的竹林，只要有了落叶，便被捞得干干净净。古镇人看男人是否会当家，一看子女是否孝敬老人有教养，二看全家吃饭穿衣的难题解决得咋样，三看能不能找来零花钱，四看住房是否遮风避雨。看女人是否会持家，一看头发梳得好不好，二看柴山砍得光不光，三看竹叶捞得净不净，四看全家穿衣是否整洁干净，五看衣裤补丁缝合平不平整。

霜冻时节，各家各户均把自家柴山草坡、田边地头的黄荆和马桑砍下扎成小捆，搬运到自己的水田中央，一捆一捆踩进田泥里，这些被称为“秧青”的灌木植物，叶、皮腐烂后可以肥田，枝干可作燃料，每年这样劳作，盼着来年田肥谷壮收成的。入冬后，各家各户都要杀猪宰羊，在灶屋搭上竹竿，将一块块猪肉悬挂在竹竿上，一日三



餐做饭时，妇女们为了熏腊肉，专门砍回湿的柏树枝，一手拿火钳，一手拿根竹制吹火筒，将填进灶膛的柏树枝点着，随着“毕毕剥剥”的爆声，熏人的浓烟从灶膛涌出，女人的头被呛人的浓烟一次又一次的笼罩着，泪流满面的女人们不知要干咳多久，才能煮熟一顿饭。这样熏出来的腊肉，香味奇特，口感特好，到次年夏天也不会变质败味，用腊肉炒菜佐餐，食欲大增，吃了还想，清口水在口腔里不断地涌动。

水面结冰时，人们户外活动少了，老人们不分男女均头扎黑白色布巾，腰系围裙，手捧烘笼，以御寒冷。此时也是年轻妇女回娘家、串亲戚，帮助牵线搭桥当红娘的大好时机。姑娘们扎成堆不是纳鞋底、做布鞋，就是绣花制枕头，滔滔不绝地说着东家媳妇，西家小伙儿的趣事。小男孩们在院坝找块平整的地方，挥鞭打陀螺，有的小孩从大人抽屉偷偷找出铜元、铜钱，在塘堰、水田的冰面上比赛谁的铜元滚动的路线直，距离远。

水一解冻，成群结队的小伙子上穿棉袄，下穿单裤，习惯性地一只臂膀从棉袄衣袖中退出，空着的棉袄衣袖被布带反捆在背上，腰系装鱼笆笼，手持鱼罩和划竿，排队到刺骨的水田里捕鱼去了。观看划鱼是种享受，人们在竹竿上绑一根呈钝角钩状的树枝，一手提鱼罩，一手用划竿划动水面，划动时，足有几尺高成弧形的水雾腾起，正是这种有意的震动，迫使藏于水底泥面的鱼惊恐地游动逃生。人们根据鱼逃生时泛出的浑水，迅速将鱼罩扣向鱼可能逃生的位置，而后将脱了棉袄衣袖的臂膀从鱼罩上方孔伸入罩内水中，手在水中转不了几圈准能将鱼抓住。有经验的人，只要将罩扣向水里，就能感觉到鱼是否被罩住，同时根据水的深浅、泛起浑水花的大小，以及鱼在罩内拼命游动碰上罩壁的震力，就能判断出罩中鱼的重量。双腿冻得像两根红萝卜，牙齿不停地上下敲击着奔回家里。把有分量、质量好的鱼养在水缸里，等赶集时卖掉，再买回油、盐、酱、醋，补助生活。小杂鱼则被当场破肚入锅，全家人手一碗鲜美的鱼汤下肚，乐滋滋，暖洋洋，高兴无比。

不会罩鱼的小伙子，还有姑娘们，则到田里去捞虾，冬天的虾不爱动，只要出去就有收获，只见那些姑娘、小伙们，将虾笆向田里抛出去，慢悠悠地一把一把地拉回来，而后将虾笆端出水面，再适当用力在水里抖淘几下，将泥浆抖淘干净，而后将虾笆倒过来，使漏斗式笆嘴对准提篮，滞留在虾笆上的水冲击着一蹦一跳的田虾进入提篮。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提着欢蹦乱跳的田虾回家。将一部分田虾淘净，用少许清油抹上锅面，蹦来跳去的田虾一下锅，最多蹦两下，整个虾体就痛苦地弯缩到一起，虾皮也由青色变成红色，几锅铲过后，撒进少许细盐，田虾就成了可佐餐、下酒的农家菜。再把其它虾倒入锅里，虾皮颜色一泛红便马上铲出锅，赶集时也可进入市场，换回食品和零花钱。

小伙子还常到田里捞鱼，捞鱼一般情况不下水，但确是个力气活。捞鱼者腰系装鱼笆笼，手提或肩扛鱼笆，将鱼笆抛向可能有鱼的田里，而后一把一把地用力向身边拉鱼笆，只要将笆中泥巴抖净，便可从杂物、杂草中将鱼抓进笆笼。

寒冬农闲时节，人们可以串亲访友，结婚成家等，也可以开展互助活动。此时，

也是老人，尤其是染疾在身老人的鬼门关，多数有病老人难以熬过年关。古镇人重情重义，无论是红白喜事，还是难事、大事，大家都能互帮互助，相处非常和谐。一年四季，古镇人无论上山下地干活，还是赶集串亲戚，都不锁门，而绝无人擅入作恶。

古镇人古道热肠，那年月生活特别困难，人们因食不果腹，奇缺营养、疾病死了很多人。淳朴的镇里人，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会冷落需救助的外乡客。

已经有一年多的灾荒了，辛林常与同学和小伙伴上坡拾柴禾，下地打猪草。辛群也与杨光淑、郎婷君、雷华勇她们到坡地和农科站地里挖野菜，若遇雨天，她们便扎成堆，交流刺绣技艺，或帮助大人做些家务活。

这天，一个外乡女人带着婆婆和两个女儿来古镇赶场，不料婆婆突发急病，古镇医院左钟鸣医生诊断处方后，病人急需熬药服用，恰好天黑下雨，女人犹豫了好一阵后，终于伸手敲响了医院隔壁透出微弱灯光的门。

屋里传出女人的询问声，门外女人几乎是哭述哀求，突然，房门“吱呀”一声开了，女人扶着病中的婆婆，向主人讲明来意，女主人看了看跟在身后的两个小孩，再看看坐在桌边准备吃野菜汤的儿女，又看看锅里所剩无几的野菜汤，最终还是帮女人把老人扶进房里，又把两个女孩也拉进屋。

女主人给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吃野菜汤的儿女讲了几句话，便把已盛好的三碗能照出人影的野菜汤倒进锅里。女主人把泪光闪闪的儿女拉起来，让他们去别的房间玩一会儿，而后给进门的四位陌生老小舀了四碗野菜汤送到手中。女主人又把沙罐洗净，将中药倒入罐中，开始熬药。

女主人招呼她们慢慢吃，自己抽身到儿女房中，她尽用好话哄着儿女，但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儿女还是伤心地哭出了声，女主人撩起围裙，给儿女擦干眼泪，哄他们别哭，又从铺下草垫中取出钥匙，打开柜子，柜中实在没啥能吃的东西，便顺手抓了一把种子胡豆，分给了儿女吃，才算把兄妹俩哄住不哭了。

女主人安顿来者住下，又把熬好的药端到床前，喂进老人嘴里，第二天左钟鸣医生到床前给老太太检查了病情，分别给两个女人讲了实话，并给女主人说老人可能没救了，邻居也提醒女主人，外人死在自己家里会倒霉的，趁早想法弄出去。女主人没让她们离开，说是住在家里请医生看病方便，这一住就是半个月，结果老太太真死在女主人的床上。女主人帮助张罗处理后事，女人带两个女儿离开时说一定要再来重谢，可自从她们离开后，半年多没再见人影。春节刚过，女主人家又来了四个人，恰好是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军人，军人给女主人敬礼致谢。原来那女人叫丁常玉，是新团乡人，半年前离开古镇后去了西藏，在丈夫的部队呆了半年刚回，就来古镇感谢女主人。女主人就是古镇一贯乐善好施、爱打抱不平的纪霞，她的丈夫在外地工作。那对儿女中，辛林现在县工商局工作，辛群的丈夫也是军人，她早已随军去部队了。

大家频频点头，为古镇人助人为乐的精神和古镇的风貌诚服。

农闲时，镇里在三圣宫和万寿宫演川剧。当时古镇还没有电灯，几盏高挂的桐油



灯，射出耀眼的白光，人们扛着板凳去看戏，几乎场场爆满。小镇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大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那时的文化娱乐活动非常单调，小男孩玩的是“弹子”，搨烟盒，下“裤裆棋”，“六子棋”，夜间玩的是“藏猫猫”、“抓特务”、“斗地主”；小女孩白天玩的是“拣子”、“踢毽子”、“修房子”，夜间都在油灯下学刺绣、缝补等针线活，进了学校的男女小孩才有了乒乓球、篮球、排球和其它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过去的学龄儿童几乎没有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必须交了才能离校，小学生顶多在大人干活的油灯下，摇头晃脑地背课文，只要勉强记住，就被大人弄进被窝睡觉，以图省心、省油、又省事。

农家小院的家家户户都把自家的房屋和亮点展示给别人，凡有遮障的竹林、树木都被砍掉了。家里有啥好事、喜事，都把亲朋邻里请到一起乐和乐和。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一年之计在于春，尽管春耕非常繁忙，但是，人们还是注重把春节过好。

在古镇有种说法，“腊月债务不还，来年好运不全”，所以，家庭拮据的，哪怕拆东墙补西墙，也琢磨在腊月二十六之前把欠别人的债还清。

腊月三十是各家各户团聚的日子，也是全家盘点，祝福新年的日子，家人之间平时的不快，这一天一定要化解，婆媳之间平时的别扭和隔阂，这一天都能高姿态消除。老人，尤其是当家的人把一年来的事回顾一番，又把来年的打算说一遍，以便给全家有个交代和告示。腊月三十是全家守岁之日，大人说睡得越晚，来年财富越多。夜深人静时，爷爷奶奶总是拉着孙儿孙女到竹林里去摇竹，并教念着：竹子，竹子，你先别长，等我长成你一样高，你再长！然后，老人们又去烧纸，请香，叩拜祖先，恭请菩萨保佑全家康安，六畜兴旺，风调雨顺，无灾无难。

全家都睡了，老人们还要把花生、瓜子炒熟，把初一的生活物资备好，难得睡个囫囵觉。老人们要求全家初一要早起，想睡懒觉的孩子被大人弄醒起床时还揉着眼睛，老人早把芝麻、核桃、花生、红糖馅的元宵包好了。早起的人们忙着穿新衣，放鞭炮，小孩涌向爆落的纸堆里寻找没爆的鞭炮。全家洗漱完毕往桌上一围，热腾腾的米饭、元宵上桌了。孩子们伸着脖子使劲往下咽，可口饭菜能把肚子撑得滚圆。

早饭后，最高辈份的老人往堂屋香火两侧一落座，穿着崭新衣服的晚辈们便开始叩头拜年。老人们笑容可掬地将晚辈们扶起，将炒熟的南瓜子、花生分发给它们，又将压岁钱塞进晚辈手里。一转眼，晚辈们屁颠屁颠跑着找伙伴疯玩去了。

乡下的人们纷纷涌向古镇，大人们看戏、喝茶，小孩们打石碑、滚铁环，有本领的去玩划甘蔗的游戏。划甘蔗是个技巧活，一根甘蔗把不甜的部分去掉，小孩们根据“剪子、锤子、布”决出顺序逐个进行。只见他们用快刀压住甘蔗上端平头，待甘蔗相对直立那一瞬间，用力将刀劈进甘蔗里，只要甘蔗皮被完全劈落，那些部位就归劈落者，劈开而未落者不算赢，还要将未落部分敷上固定好，供下一个继续划劈。有能力的人只要刀入甘蔗，他会不遗余力往下划，直到使甘蔗皮干净脱落。如果刀未从甘蔗头进入，而是从中间部位进入，这叫“砍断狗腿”，不管情况如何，不算赢，还受罚，

最终以赢得甘蔗的长短论输赢，输者买下另一根甘蔗，供继续比赛。这时赢者便可洋洋得意地开始享用“战利品”，输者则要打扫场地、磨刀，准备下一轮比赛。

河渠旁的柳树吐出了嫩芽，田里水还冰冷刺骨时，人们便把头年踩进田泥里的“秧青”取出洗净晒干做柴火。人们每取一捆“秧青”，乌黑的泥水泛着无数气泡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腐败臭味，人们越发为田肥而高兴，仿佛看到来年的好收成。几天后，人们犁耙田开始忙春耕。头年种下的小麦、豌豆、胡豆，使漫山遍野都披上绿油油的颜色覆盖着装。樱花刚谢，寒风又吹开了桐花。天刚暖和，沟、坝和院落村头的桃花、梨花、杏花又竞相开放，与山坡沟底成片的油菜花互相映衬，古镇的山山水水成了花的海洋，特别惹人注目。不管人们走到哪里，空气里都有一股清香扑鼻的气味。

春季太阳暖洋洋，身骨软绵绵，花香醉醺醺。人易困乏，尤其是男人更甚。难怪民谣这样说：正、二、三月桃花天，男人走路婆娘牵。这个期间妻子非常体谅丈夫，多方面都细心呵护着自己的当家人。辛苦的人们既要收割粮食作物，又要插秧和播种玉米等其它作物。

进入夏天，闷热天气见多，雷阵雨像“闪电战”突然袭来，又像“关闸断水”立刻停止，阳光从乌云中火辣辣地射出，立即形成漂亮的彩虹。

古镇遍地是宝，春夏之交，坡坎田埂便能长出“鸡山菌”。人们用鸡山菌烧汤、下挂面，汤香、味美、营养好，是待客的上品。夏秋季节，只要有青木树的地方，便能长出成片的青木菌，这是佐餐的好菜。古镇雨水充沛，雨后的青杠树上能长出上等的木耳。更为奇特的是，雨后的柴山草坡地带，可长出成片的“地木耳”，成群结队的妇女儿童提篮拾地木耳，回家用水洗净，炒菜烧汤都鲜美可口。

古镇四季分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是有滋有味。

夏夜，人们手摇扇子躺在凉椅上纳凉至深夜。年轻人都愿意中午或晚上泡在河塘水中。连“狗刨”都不会的小孩们光着屁股也在土沟里嬉戏，高兴至极就逃学，结果全身过敏起疙瘩，气急败坏的大人们，将小孩拖过去边训斥边抽屁股，骂道：“不争气的东西，不好好读书，长大了跟我们一样当睁眼瞎，背太阳过山，你会后悔的！”

夏粮以玉米为主，收获了玉米后，桔秆被砍倒晒干做柴火，漫山遍野便是绿油油的红苕地。红苕是苗栽结果的低耗高产作物，几乎是人们半年的口粮。所以人们非常重视红苕的除草、施肥、灭虫等一系列田间管理。

昼间蝉鸣、鸟叫，夜间蛐蛐声不绝于耳，清晨公鸡还未啼叫，麻雀就在竹林里开始闹林，劳碌疲倦的人们通过一夜休息，已恢复体力，没急活的人们，打着呵欠，伸伸懒腰，又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秋高气爽时，也是古镇人最为繁忙的时节，从早稻收割起，桂溪河两岸的田沟、平坝均是黄灿灿金谷飘香的景象，中稻的成熟催促着人们下田收割。几乎是男女老幼齐上阵，男人们四人一组，两人用镰刀割稻，两人甩开膀子在拌桶上脱粒。妇女们在晒坝和晒席中不停地翻晒着稻谷，最后用碾子将谷子破壳成米。每年第一顿吃新米饭



时，老人们首先给狗盛一碗米饭倒进狗槽。小孩不解，吃新米饭为何要先喂狗？老人们这才从渊源上说起。

传说从前这里没有大米，而米饭又是滋养人的好食品，当打听到江河对岸的人们收稻谷时，主人教家犬渡江过去带回稻种，聪明的家犬领命前往，用嘴将晒场上的稻谷含在嘴里，因谷壳上有毛，一会儿狗嘴极痒腮帮发酸，连续几个喷嚏，将嘴里的稻谷喷了出去，正发愁时，晒场主人来了，狗不敢逗留，就势在晒场打了几个滚，而后迅速脱离晒场，奔至江边，主人紧追不舍，狗跳入江中便往回游，由于江水冲刷，沾在狗身上的谷种全掉进江水被冲走了，只有露出水面狗尾巴尖上沾的稻谷种还在，人们喜出望外地捡下狗尾巴上的稻谷种，来年谷雨时便将谷种播在田里，从此，这里才有了稻谷，而且稻谷只长在穗上，吃米的口福是狗带来的，所以，每年吃新米饭时，人们要先喂狗。

稻谷收割后就要犁田，将谷桩埋进泥里，沤一冬腐烂成肥。田、塘、溪、河、渠沟里鱼、虾、螃蟹、泥鳅、鳝鱼应有尽有，是人们滋补身体的副食品。水稻收割后，人们把黄灿灿的上等稻谷挑进了国家粮库交了公粮，同时又把其余粮食分给各家各户，集体有专门的保管室，各类粮种和集体储备粮都囤在那里。保管室白天有人看管，一年四季夜间有人守护，秋收后的家家户户和集体称得上是仓满囤流，温饱不愁，会持家算计的家庭真是肥得流油。

深秋时，人们开始大面积挖红苕入窖，磨淀粉做粉条。挖花生留种、炒吃和榨油。秋收后的家家户户带着丰收的喜悦，到古镇集市兑换必需品。四面八方向古镇聚集的人群，只要进入到一碗水水库、团灯坝、花红湾、新团乡、李家寨就能被秋风拂来的桂花香味所陶醉。聚在古镇的人们不再稀罕大鱼大肉，而是特别中意郎家骨头粉条汤、陈家凉粉、谢家卤肉烧腊、刘家毛豆腐、彭家捞面条、庞抄手、曾汤圆等可口的小吃。交易完毕的人们吃过小吃，又踏进古镇中横街水巷子的茶馆喝茶、拉家常、谈生意、听评书去了。

除忙于田、土、坡、沟农活的人们，还有一支力量四季忙碌着，这支力量就是各家各户的大闺女，小媳妇，她们从事的是养蚕的活。

当春天桑树发芽时，她们就开始对蚕簸、篾器具进行消毒。当桑树新枝长出约八寸长时，她们就从县蚕种站领回蚕种，在新枝长出一尺长时，桑叶已密集厚重，姑娘们就开始摘叶喂蚕，通常人们把这季蚕叫春蚕，春蚕把桑树新枝的桑叶吃完，小蚕由蚂蚁状的小虫变成了肥胖的乳白色成虫，便开始吐丝做茧。作茧自缚的春蚕变老了，在茧壳里变成蛹，桑树仍青春焕发，枝条不断发出新芽，长成桑叶，这时姑娘们又开始喂养夏蚕，如同春蚕的生长周期，夏蚕成茧，姑娘们还要继续喂养秋蚕和晚秋蚕。直至晚秋蚕吐丝做茧，桑树开始落叶越冬。蚕姑娘卖蚕茧后，又忙着为桑树修枝刷白灰防病越冬。当需要改良桑树品种时，则进行嫁接，来年准能长出宽大、厚实、细嫩